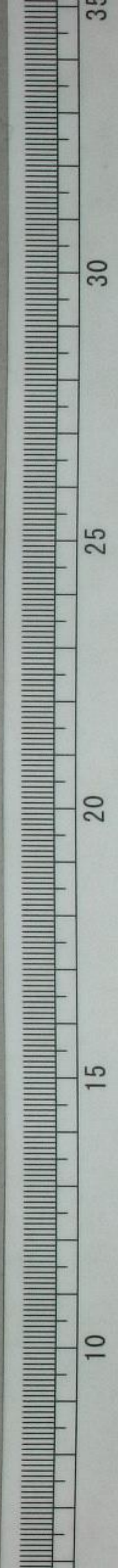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43
1



屈騷心印

大未夏大霖川雨尺既計

文庫11
D143
/

48-11842

010190553413

出 羅 沙 哇

大正五年六月八日

新田泉文庫

屈騷心印序

嘗讀朱晦翁之序詩不沿習聖門之
詩序胡文定之詩集秋獨標挈聖人
之淑詞迄今頌在學宮尊信不朽此
二大賢豈師心好作而不願述也乎
亦久就本文因生辭而得乎持即生
文而律其美姑辭而論其義相權有
得乎作古之性情習嘗乎經常之大



其故自出於千古之下不必去人後
作此揆之一心相印也今說詩者謂
吾人之詩說之智通論切傳古詩
全以之心法未必盡合於大賢之
說慎乎彪炳固不可易不必易也
詩極臯夏子註屈雖一洗前人之
謬說證貼孤忠之性情標擊勞人之
義分一篇之中必先融貫更甚不順
之理龐雜其向更甚不中其意齟齬
其際更甚不歸着之字由文之句終
義三卷之書既福後孫貴明堵教舊
辭以垂名義而不可測又詳核而致
訂之此非其中極至性時以大義法
各為能與子古相通周而外此後流
亦治駢家習此則其待七十家之
於此已矣是諱善季二大賢之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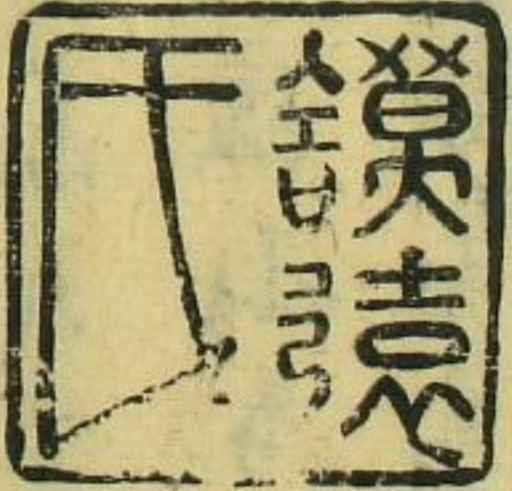
書因之辭而得其精也又而推之
我女字夏子開陽王闈修士於
鼻比文初身時同外榻推衾生語
旦坐窺隙崖晨起見夜雪深積更未
知也既共枕而晨夕共數年愈其詩
和文亦字夏子雖睦詩書案呈雜冊
傳子史之外不實性子若友也雖博
覽必別置之常以戰國策不可置案

以到音子思壞人心術六謂風華之
露羊膏於竹何有行遠多文工也
名家不目也故生善心正而約禮性
生為詩又皆發於性情而善傳人
隱德此即其心印屈騷之根抵也象
命任參訂事之細按之大局既正穢
細不遺一線白諫纏綿枯墨夏子此
注即夏子設身處地而賦之騷也非

以心印心而心和印也烏能之此因
題其書曰心印意昔人謂屈騷詞賦
之祖身之詞賦者不必求其首解記
其詞傲其句苟善是騷壇名士矣夏
子必如是以語之乎夫如是以語之
則見其通達之廣崇法苑之條貫出
臣義士之性持地義丁孫之感業設
身如皆有不實遠不實已者古人稱
離騷經乃今而果可以離矣詞賦家
曰此之出又率必歸於性道根性有
而後之又率矣故有深義夏子之善
亦二大賢之註書也且後世者取此
書互相發而終向耳耶反而易之則
出之不可易不必易矣語付之梓漢
序之以為券

昔

皇清雍正十二年軍在甲寅孟冬
 新定同學者牙毛雲孫頓首
 撰



屈子離騷心印書目

卷首 史記屈原列傳

註加年表楚世家

七國輿圖

卷一 離騷

卷二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卷三 天問

卷四 九章

惜誦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橘頌
 悲回風 惜往日 哀郢 懷沙

卷五 漁父

卜居

遠遊

屈子離騷心印

卷目

一本堂

願質魯頌 家君教誨於百家書得識名目嘗謂願曰予欲選古
文叅漢唐以來忠臣疏奏令讀者得裕經濟惟戰國策文辭忠厚
之意雖佳不附願誌之知家君讀書別有會心非泛濫爲文章用
也歲丁酉 家君挾願出讀桂林余氏館於經文課藝之餘論及
屈騷此忠臣孝子之書情意悱惻成人不可不讀但覺舊註不能
連貫曉徹又未敢以前之註盡非之因另抄註釋示願與及門誦
讀之下雖未知深意而文之串絡出於自然所謂騷經爲屈子心
煩慮亂之作誠何說耶然 家君未敢即自信適蒼山毛先生爲
家君契密出所註証之徃復玩討不禁曰屈子之文千載人人
盡讀屈子之心君一人得矣一時諸友無不欲見所註騷以未付
梓繕抄者衆蓋 家君恐註未得當倘遽刊問世反貽笑於天下

故寧藏笥篋敢云自信哉值甲子春 家君手輯家譜稱願侍焉
示及古來忠臣孝子與 先大父廢庵公康熙甲寅閩變佐崔王
倡義兵三復開城事重訓願曰傳家以忠孝爲本則元氣不壞家
亦可保國亦如之以屈子之爲人朱子論其有王佐才乃見廢斥
忠心憂結作離騷以沒於汨羅至今觀其文如見其人其心余未
嘗一日不存於寤寐也願因將 家君註復讀更覺 家君之精
神直有會乎屈子而屈子若默起 家君之心隔千古而如邛也
值迨梓者馳書責願謂梅亭一生心血盡露全騷稽不果梓無論
屈子之心不能令世共見卽梅亭之心世亦安能知之爰於夏六
梓人來願乃較字釋音四閱月鐫成釘帖敢質之當代 大人先
生其幸諒 家君之隱男景願百拜敬啟

自述

愚以山陬陋士縱好古如蠹分亦有竒自賞有疑自疑 二爾何敢
註書且所註者乃二千年來衆解難定之楚辭書此必聞者疑見
者諛得勿自疑自謂耶然若或使之書註成矣不得不述其故於
端愚弱冠時妄希古學而讀林註之楚辭燈惟訓是信更不疑也
久之讀古論世想見屈子之爲人不僅一文章士太史公作傳取
之如彼其賢也第謂之好色而不淫離騷中豈有關雎之什哉若
夫求女瀾君諸作以爲遙慕冥昏則其越禮方之羿妻洛嬪謂躬
自蹈之可也蓋以不淫爲可得乎因乃屏棄一切沿習之訓釋設
心處地如我作騷諒其意中之應有斷其情中之必無覺其不倫
類中不無意之別在律以詩人六義其爲比興居多則庶幾不淫

乎敬姜有言逸則滯勞則思屈子以江南放置心傷宗國之顛憂
愁幽思勞亦甚矣慕古冥昏情何逸耶故言好色此其情之所必
無托爲忠告則其意之所應有者也但其本文且在不能強爲說
也必其文中之來情去脉自然露意實爲忠告非好色者而後可
爲逆志以得之也無如山陬離索莫就正於鴻覽之門騷賦冷書
少同心於制科之友又孰從而商之以康熙丁酉授徒有以湘君
湘夫人篇請業者予愀然而遲之曰是未可仍所註以解者也乃
出愚意註九歌一十一篇爲一篇與學徒解之已卽秘之篋中終
不敢以告人蓋大畏人之疑且誚耳居數年有客至其衣冠甚樸
神貌甚古長揖就坐未及請姓字客先言曰徑來請所註騷耳予
駭然篋中秘物何從作魯柝聲耶且請客之世家則新定毛洛少
先生之小阮字謨遠者洛少先生古學名手久相聲聞謨遠以家
學稱後勁願出以相質且告以疑誚之懼客曰吾儕將不敢讀書
乎守故不知新與不讀同况騷書之講說可疑我久疑之故願所
共釋耳遂袖冊而去旬日來還喜動顏色曰今乃知此爲至性之
文亦今乃得至性人而後解非以心印能通其故乎請標是書曰
心印君具此心眼請畢業全騷毋滋屈子之靈怨君能與白而不
爲之白也誦君此解使其忠君愛國之誠流於悱惻纏綿之句使
讀者可以勵忠耿之心可以知經國之要又烏可已耶予唯唯否
否繼趨予再四乃註離騷篇於三求女定其意志之所歸而理脉
乃通焉隨註天問前人所謂題壁無次者也予思命題爲文焉有
無次者乎省其章法猶今策問之體雜是非去取之意用反詰而

不明言有待人之省想以是非去取之者也特苦其典故不經暫
爲之輟嗣構山海諸書攷之乃積五旬日寢食不舍得其綱領條
目始以皇古開天聖人之道爲準中分平天成地治人之三支歷
引二帝三皇至於桀紂陳法陳戒傳所謂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
條貫者也其間問不經之說無誕不有卽所謂以刺世事者也其
文章之起伏照應變化莫測而條理井然真乃化工至皇天集命
之戒則與丹書之旨同歸而言更警策焉朱子稱屈有王佐才本
顧具見於此本結以君國之失道其哀聲苦口有中主聞之不能
不動容者前人未求其要領故未發其覆耳繼而從事於九章意
旨本明無多異解至遠遊大招招魂三篇則又竊得其意旨之微
非偶然泛作也事旣竣深愧山陬陋士見聞不廣聞從前治騷者

七十二家書未經見僅於讀林燈外見朱註離騷九歌二篇又來
欽之本黃維章本而已愚旣因心呈說亦不附和於前人因其舊
者釋字義耳予見所同而意先發於前人者還之前人不敢相掩
更貽盜襲之譏芳有可採言下不及採者其書具在不事集裘爲
美類年執友數請災梨勉從付梓乃述所從事者以共正之是耶
非耶必將有辨之者假而非耶則愚之疑誚無辭也假而是耶將
有用之而成路者吾幸側破荒之名得脩集裘之腋也第異書林
中絕山鬼勿似當年盜林先生之析義爲精義如有之則賦中所
謂若有人更貽誚於山中入者也嗟乎率性謂道此心此理惟同
至性陳辭何檢何閑忍越言乃心聲違心豈可爲言書如棋壁無
次寧堪垂火當以不解解之此語欺人謂是心煩慮亂之作說尤

昧已二千年來講家不少暗明顯晦綱領猶迷吾願好古修儒息
心抑氣更爲千古孤忠一竭其心力焉愚之註此亦如不得已云
爾敢犯註書之難以徼倖自見乎

乾隆九年

梅皋夏大霖用兩氏述



註屈騷書後

夏大霖

日麗兮穹窿陽浸兮春融蕙蘭芬兮採佩杜若芳兮滿叢望平原
兮遠含煙鬱輪菌兮情萬千激冰雪兮夜窓前抱臯梅兮咽芳鮮
緬古人兮義皇上不知識兮何省想乃有人兮誦騷歌此何聲兮
能悒快聲激楚兮風悲韻勞商兮爲誰思美人兮風雅變宮徵兮
離披天高高兮長終古生藐焉兮容廣土何芳澤兮委江臯怪湘
流兮咽紅雨悵高陽之苗裔兮昭雲漢其輝光懷驪珠之萬斛兮
螭蛟龍而隱藏佩陸離而晝晦兮隱文章之惜惜懷好音以遺遠
兮照螢燈於暗囊惟湘妃與夫人兮豈孤臣之解佩期築室於水
中兮羌狂言其如醉眊詩人之六義兮興比賦爲何君勿貞臣之
印心兮焉理弱而附會人莫告而天問兮崇道德於前王掌歷歷

爲屈指兮昭明鑒以興亡雜秀言之簧巧兮謂無微宜勿信寧題
壁之斷章兮卒莫爲之破荒又何怪乎求女兮望高邱如尋夢豈
支離之成賦兮輕加誣乎屈宋文有理如繭絲兮一緒引於微茫
縱他人之有心兮賴予忖而度中惟後人之尙論兮勿見人而見
心情與質之莫掩兮合言行以深尋豈哲人之立言兮務粉脂而
蹂砌心有隱而寄托兮在聞馨而知音審末學之空空兮異狂夫
之一得是與非惟在我兮無增損其芳澤貫條理於一篇兮諒欲
解有同心置散珠而弗貫兮孰懷寶之非獲昔學庸之經傳兮初
斷續以爲章逮紫陽斯條理兮乃意貫於微茫凡有解而精密兮
宜學人之從事所卽騷而印之兮與其道之純王心志介而不變
兮佩練要於蕙蔭極文博而禮約兮非管渠之能逮望三仁而踵

武兮比干遜其從容洵南國之嫖修兮精氣漫於淮海望古邇集
兮則彭咸儀其自命兮舍近凡中心良苦兮辭幽隱不可結遺兮
愁莫芟千頭萬緒兮窮今古畜君何尤兮逢酸楚以遺遠者兮尙
三王豈騁雕鏤兮賦詩祖此盛王所不廢兮永垂法而垂戒望都
俞其交鑿兮卽乎嘉之道在取殷鑒之不遠兮衆繫易之苞桑謹
僉士與女謁兮將敬慎而不敗匪惟邦國雖匹夫其有家此心此
理咸一道而無差四子六經固無微之不悉可歌可泣孰蘊藉而
雕華不求精意兮得其辭影祖以詩賦兮不解爲解荷印證於心
兮嚮震風悲猛省駭於身兮過誰憚改浩浩沅湘兮阻閑山不傳
長沙兮遠雲閉香清茶熟兮時憑吊花前低誦兮聽綿蠻乃擊節
而歌日止卽隅兮豈佳人之不如有所不得止兮緣惜誦以嗟吁

緬明良之一德兮，緝熙敬止。何風雅之再變兮，騷賦憂離。方楚懷之信任兮，無殊喜起。何上官之嫉妬兮，一譏三已。嘆消長之機微兮，與邦喪邦。孰謹微而慎之兮，考祥視履。亂曰：懸韜設鐸兮，賧誦蒙歌。攤騷自讀兮，借鑑如何。汀洲杜若兮，恭承嘉惠。毋使遷人兮，慙吊汨羅。

屈原列傳

蘇按列傳者有同人合傳也此賈誼合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昭屈景皆楚之族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屈原宅在歸州

為楚懷王左徒

官名博聞強志明於治亂

自然允當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

侯

那討第二王甚任之

特筆足一句伏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

有同能而進之同列已私寵而心害其能

慮為所掩懷王使屈

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直是恃寵

以嘗屈平不與

無禮之加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君讒語之蔽明也

臣邪曲之害公也

人方

不能辨自丑醜說得入情王怒而疏屈平

疏只與任對看不復

任之耳非遂加放流

伐功所以伐功為欺同列之

屈平心印

列傳

一

一本堂

正之不容也

已。排蕩四句不是泛筆乃約舉離騷之大旨其辭賦之所及不離所疾四句故憂愁幽思

而作離騷

幽思字是說騷辭多不明指處離騷者猶離憂也

兄疏作騷

大旨文簡意繁俱已完畢便如離騷章法至依彭咸遺則要住便住了誰知大手筆河漢汪洋之文正在後幅足徵龍門

於離騷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

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從上離憂意推出人情深

筆端有鬼神出沒

屈平正道直行竭知盡忠以事其君讒人聞

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

怨生也

此言離騷之作是人情之不能自己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詩道性情皆人不能自己者但流於淫亂斯過情矣如國風小雅則可諷可傳離騷

兼之是

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是不亂以刺世事是怨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此舉離騷之文徵屈子之學抱負不小讀所註離騷天問

大招諸篇自見

其文約其文中明治亂之條貫其辭微其辭繁於幽思托

意甚微

其志潔其行廉此表其為人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

見義遠

此表其為人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此

其人以表其文

濯淖污泥之中睥睨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

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此因其文如見其人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

此句論斷屈原既絀遙接懷王怒而疏屈平句來再叙後事其後秦

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懷王十一年六國約從擊秦不勝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

秦厚幣委質事楚

儀來相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

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

秦受地張儀詐之

伴墜車三月不見乃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二水斬首八萬虜楚將屈音懷王十蓋懷王七年也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

深入擊秦戰於藍田在雍州東南八十里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地

有之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

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言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

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懷王竟聽鄭

袖復釋去張儀此離騷所謂黨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特筆也

而在位則張儀不相齊從不絕豈有使於齊必修從親也此顧反

如許不堪之事此離騷之怨讒人也使於齊懷王悔所以繫心追張儀

不及是歲秦其後人詞也十九年秦昭王初立與楚親二十一年齊

秦而合齊此原所以善幸君之一悟也二十四年倍齊而合於秦

秦昭王厚賂於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

棘秦復與楚上庸此原所謂黃棘之枉策以動諸侯之兵故也二

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諸侯共擊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

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闕楚太子殺之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取重

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取八城時秦昭王

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取八城時秦昭王

與楚婚指二十四年欲與懷王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

也太子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

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

為婚姻所相從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懷

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世家此昭雖言但

之言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

絕其後後軍也遂與至咸因留懷王以求割巫黔之地懷王怒不聽

屈平心列傳

一本堂

亡走趙趙不內畏秦不敢內歸楚也竟死於秦而歸葬此頃喪王立後三年

也長子頃襄王立質齊之太子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既字二義盡也已也楚人咎何乃觀屈平嫉何言楚

人盡咎子蘭則屈平之火已嫉子蘭自不雖放流此補說屈平倦

待說也此應接子蘭問句忽頓住補法雖放流懷王之心而懷

王實以疏放屈平致大禍所以完結前段之章法前文言疏未

言放此說雖放流是放流乃懷放流之下文言頃襄怒而遷之遷

其放所耳九章抽思篇有有鳥南來集於漢北之言黃本謂

漢北之作得矣其放應在往迎婦盟黃棘之先杜其諫阻耳瞻顧

楚國憂國事壞繫心懷王望王明察不忘欲返得白已寬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

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啟君所以存君陳治所以興國一

篇之中三致意焉每一篇中無非此志以慰懃致然終無可奈何

諷人黨故不可以反蔽却於諱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此單

人交妬故不可以反不得反國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言繫

心懷王懷王終不悟則放流為懷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

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此推廣說從來通

為不能明於任賢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平聲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到地削亡其六

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

心測不明於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明其可用而汲則井養不窮

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結言懷王之禍由於不明而放令尹子蘭

聞之大怒遙接屈平既嫉之句來此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

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放所於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於是懷石

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記此後事正見屈原若用則宋玉之徒連

此大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讀是讀其文志乃

以天問為題壁無叙次之篇豈復有志可見而悲之乎招魂若宋

玉作此可與諸篇雜言平蓋此所謂志者即傳中道德之廣崇治

亂之條貫其有君興國一篇之中三致意者是也騷賦意旨大史

公深知自王逸漫叙篇端致成荒蕪治騷者須如大史公讀之庶

幾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

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鵬鳥

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矢矣此結屈原賈誼合傳之言凡作

同姓不去宗國之大義使凜然正氣照耀千古深許之矣

附楚頃襄王世家

懷王三十年入武關秦留之齊習王歸楚太子橫至立為王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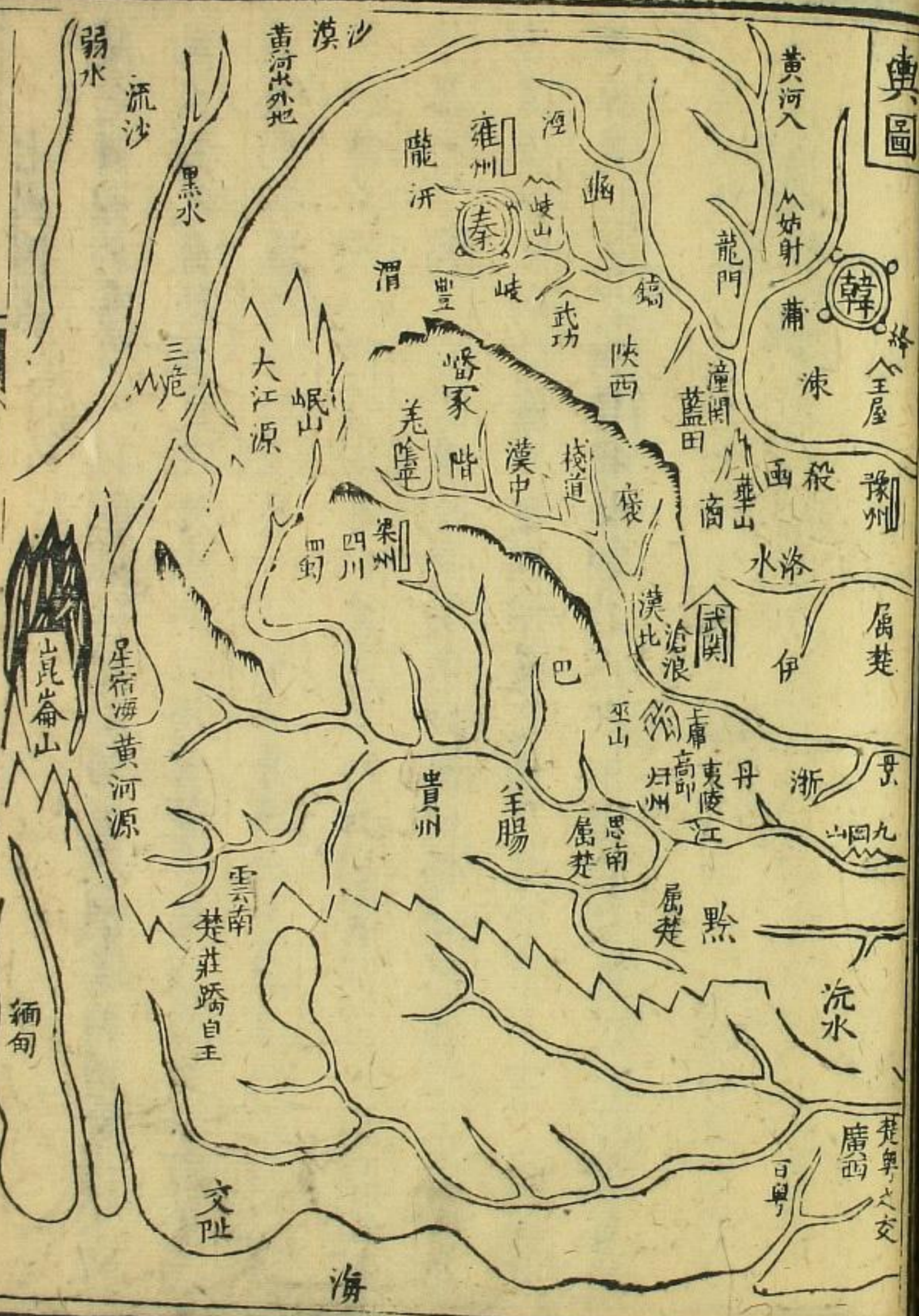
秦是為頃襄王元年秦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

取卅十五城而去二年懷王走趙復歸秦病發三年卒歸葬秦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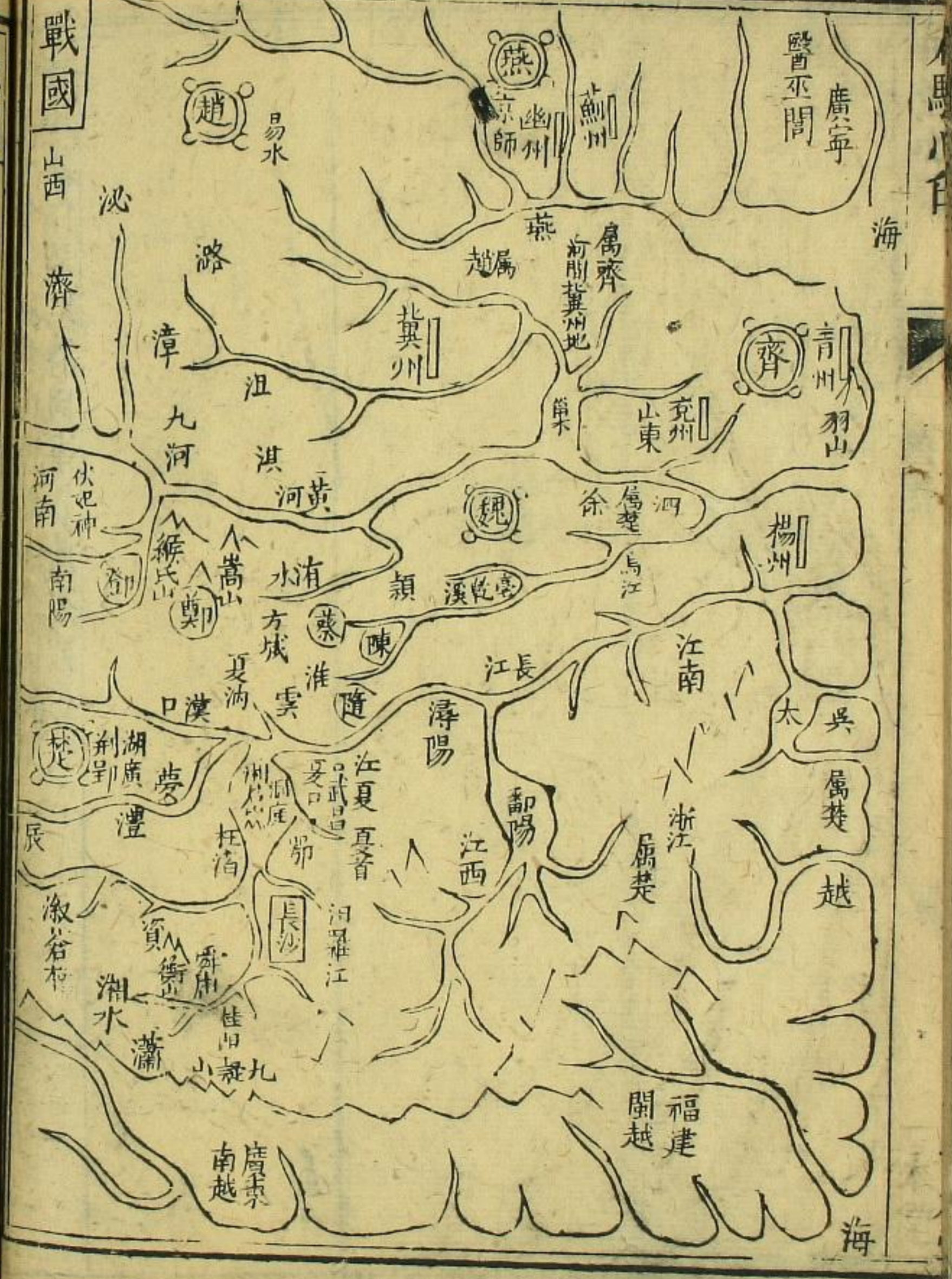
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大勝遣書責楚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

年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四年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於宛結和

懷沙應作於此時國事如此不欲生矣



輿圖



戰國

七國圖說

脩七國圖於卷首一以觀縱橫之形勢使從親果固則秦關不待
泥丸封也楚絕齊之失策禍貽六國旨楚乎哉覽冀州分有餘孰
兩東門可蕪按圖可索矣一以攻秦楚構兵之地流放江南之區
所就重華陳詞目觸湘君托比見放行程汨羅完志洛神指鄭鳥
集漢北地圖一覽讀其文如見其地矣一楚地淮漢以北大江以
南東盡淮楊西半漢中果明治亂之條貫任賢俊以理之強秦莫
與京也三王之尚自非矜詡乃以鄭袖釋張儀敗之屈子能無怨
乎

發凡

一文章片段須是前後轉折照應段段合來織成一片斷無中間
意旨與首尾意旨離開者故離騷三求女之意無着落便與全
篇片段離開今照定鄭袖懷王遠說却好與閨中遠遠誓王不
悟語意相接其片段乃成也

一讀書之疑信必定理先操於我也如九歌題爲鬼神假諸篇如
首篇神降而歆享則如王說謂之祭祀辭章也可乃卒讀之神
有降或不降或並未言祭祀或近於淫褻之辭或至於非享之
鬼一派無禮可弗疑乎朱註離騷分興比賦謂詩人六義之遺
是則求其比意之合而可矣何苦泥辭章之說以爲千秋障礙
一文章之異同此讀書者下工夫尋玩處也騷賦之異而同者全

部書二十七篇之題異却總是此一片心此一件事反覆之以
三致意異而同者也有同而異者如離騷篇中朝搴阰之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朝飲木蘭墜露夕飲秋菊落英似同也而搴擘
字乃言朝夕勤力飲澹字是言朝夕樂饑旨異矣其餘辭同而
意異者不勝舉毫釐千里細辨自明

屈原既放其言不得直致於君因著騷篇流播庶幾飛鳥貽音
望或致其君耳是以篇篇不離一意皆用全副精神十分筆力
所謂三致意者此也乃讀者議其重複豈知他是一個題目分
做各樣文字

文章有字法下得特奇者正須尋味如覽冀州有餘之冀字
不奇特予以冀州在幽青充豫之中以爲約從之隱語及攷廣

輿記則齊燕韓趙魏各分有冀州之地益信是以一冀州隱槩
五國之約從謂之覽者時楚爲約從長史可徵也

一人有言奇文共欣賞不圖二千餘年來尙留天問篇之奇文以
待賞其創格奇設問奇窮幽極渺奇不倫不類奇不經不典奇
顛倒錯綜奇載在史冊之事問過又問說了重說更奇一棧筆
排出八門六花堂堂井井轉使讀者沒尋緒處大奇大奇然不
得其解便是大悶事何賞之有愚細看到皇天集命悟過更改
句知其志意所歸就他講帝王的正道推尋入去却好是一篇
道德廣崇治亂條貫的平正文字庶幾欣賞矣乎觀其神聯意
會如龍變雲烝奇氣縱橫獨步千古今而後識其奇也

一屈騷篇章先後實無從攷據因黃維章變換九章之先後余亦

因文按時姑妄言之九章之惜誦篇獨訟謗人不及國事乃上官行諗王怒見疏之始作卜居言事婦人則靳尚黨成乃懷王十八年作思美人作於漢北無疑應是二十四年倍齊合秦言事觸怒見放於漢北乃作抽思篇有所陳耿着豈今庸言之語明爭倍齊合秦事乃繼思美人作天問篇言爰出子及乃頃襄初立以子蘭爲令尹作涉江遠遊作於始遷江南之時辭氣俱壯橘頌作於初至江南之秋自負正多離騷濟沅湘就重華乃至衡州謁舜廟作九歌繼作漁父又繼作頃襄三年懷王歸葬其繫心者絕望矣出全副抱負而作大招其年秦楚絕原心所幸大招之意實寄後王六年謀與秦平七年迎婦於秦此謂之回風謂之施黃棘在策哀聲慄發於行間不欲生矣乃相繼作惜往日作哀郢作招魂以懷沙終焉此據篇中之時地辭氣之緩急而想見者也然則九章者始離騷終離騷者也餘篇之辭微而隱九章之辭顯而章取其章者專集之得九焉曰九章外漁父卜居亦章也收而合之數與九歌相符各十一篇

一註是編只以順理成章四字爲程心仰屈子幽思之作必無不順之理必無不成之章其有於此爲之說者亂之也如九歌必如此而順理天問必如此而成章理之順章之所由成也一字一句間皆以此權衡之文有行文之定理事有論事之定理章法在斯矣

一文章之道變化萬千而所以傳世不朽者以理歸中正而已其有揆之於理而未洽乎中正之歸者則作者之本意吾未之得

也予於此編見舊解有出入乎理徑之常者必據本文以中正之理權衡消息之得其理歸於中正則其文正大光明乃可爲不朽之書

一訂訛古書帝編竹簡故不免有錯簡之訛猶後世傳寫不免於魚魯亥豕也天問篇前人竟謂之不叙次者妄也葦中間有帝降夷羿一十二句不就叙次乃錯簡也僭爲正之

一此篇箋釋疏品不循一例有以我之言釋之者有順作者口吻如講義者又間有評論品其文者此從事時信筆所之初未嘗定例也

一音韻古人非以不叶之字強叶之也蓋從其方音之叶以叶之爾如騷中下字音戶即同吾地方音下字音何字上音也戶亦

當讀上聲讀去聲則否此在讀者審上下韻而辨之他如行字音寒音孩音恒明字音門音蠻音芒風音分紅音魂類不勝舉方音亦不勝識也自晉沈約作韻書而後字有定音音有定韻然收元繁昆三韻於十一元予終不能合也笠翁詩韻其取四支分支垂音爲三韻予亦不能分也在休文當日乃取中原音韻以成書齊四方之不同俾去其叶音之病而世改入移聲韻亦漸失前古之舊笠翁亦又取南音之所習爲詩韻而不察中原音韻之本通竊謂此考文之事當以當今之字典正之而非所論於漢魏以前之書也

一音韻有不必過泥者大招之只招魂之此是也如詩毋也天只不諒人只只如字讀音止可矣而此只訓音馨而馨爲寧馨之

馨寧馨又音能亨是只當音亨矣唐詩幾人雄猛得寧馨乃韻叶上溟靈青經又何嘗讀能亨哉此叶徒賀切音鎖謂之語餘音上声亦殊太硬審之當作平声音核故謂不必過泥也

一古本首篇離騷各經及朱子本皆然其餘篇題下俱繫傳字朱子本無傳字而各加離騷字於題上黃維章謂始於范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其品箋聽直本始刪去經傳離騷等字林燈遵之予謂經傳字自是後人多贅者刪之是

一九歌九章舊本以之題篇其中東皇太一雲中君等則覺文而後題空三字書右東皇太一右惜誦黃本猶仍古未易也林本始揭九歌九章為總統而以東皇太一等為篇首先題後文今予讀九歌一十一篇乃一意轉折貫串未可分篇故仍朱子舊

本先文後題九章則題各為篇作非一時亦不一地乃先題後文照林本焉

一九章篇舊次一惜誦二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古本至朱子皆然今之篇序乃黃維章所次林因黃予因林也

一讀書者立心須充無穿踰之心如集中訓釋字義此為大同不悉分出某書某人之訓若前人特眼看出書中意旨則某說出某人必須標出姓字還之前古若竊為已有則竊財竊名雖異而其為穿踰之心一也卷中以見同偶失標識者有之苦採輯前訓者必不敢得魚忘筌以遺穿踰之譏况前人之書具在掩耳盜鈴徒自欺耳能欺人乎

一尚論古人必論其世故証據此書須詳本傳與輿圖乃所爲論世也

泰閱評論

毛衍孝曰騷誠難讀難注注者必令顯微畢達方成善本予遊開化有年久慕梅臯夏君名及聞治騷悉索而讀之覺了然心目最便初學若才人學士各有會心去取不同有如人面予則以爲夏君此注實獲我心

七莘傳曰予嘗從家謨遠兄手獲閱君著作輒嘆開邑先達方崇陵先生主吾家西席時傳記諸文已臻上乘此君殆無多讓今復閱是編註釋詞明義晰簡當精該惟其心印屈子之心故能洞悉屈子之文因憶往讀觀妙齋輯此殊未了了及讀林損齋輯頗顧其畧自是編出一目瞭然頓開覺悟其爲共賞何疑急付棗梨以公同好應知洛陽紙貴永壽千秋矣

毛以陽曰三代以上之經書折衷於孔子三代以下之箋註斷案於朱子獨朱註楚詞未能言簡意盡識者以爲非朱子手定乃後人附會夫朱子生平精力畢萃於四子之書五經自易詩外且未能輯註成書則其未暇註楚詞也明矣故後之註楚辭者不下十數家互相刺謬未有定本林西仲先生楚辭燈自負千古隻眼書出未十數年已有起而摘其疵者今夏用兩先生博考群註與吾伯謨遠先生講求十數年輯成此書敢卽謂楚辭解定於此然旁搜遠証甚詳且晰則已集前註楚辭者之大成矣

方瑤玉曰離騷一書本忠肝苦志發爲奇文乃忠臣才子合一之文也往時講者朱子集註稱允當矣而猶未詳林氏之燈頗有特識亦未遍照吾年友夏子用兩殫心體認獨闢是編不傍前人影響按時考地推見至隱至如天問一篇直二千年來始破之荒直爲千古抉破疑團如暗室一炬光明四達殊爲快事予嘗謂古人之書解之不易若不得其旨而漫註之則贅疣也誠能雕璞玉探驪珠或秘而不傳又可惜矣今書成付梓公之同好得以探其原委究其指歸其此書之幸又讀此書者之一快也夫

汪紫垣曰每閱離騷理解不得真乃悶事得此章成理順字釋句疏發所未發解所未解頓覺心曠神怡覺夏子之心卽屈子之心雖屈子之文卽夏子之文也此編出前照千古後開無窮行遠何疑予以未得快讀快快日望剗剗矣

屈騷心印卷之一

太末夏大霖用雨氏疏註

胞弟 大贊則參氏

大襄克成氏同參

嚴陵毛雲孫謨遠氏

男 景頤慕川氏闕梓

離騷

離騷經者屈原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
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
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
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其能其謀行職脩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
策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
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

行不聽而往遂為所脅與之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已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沉而死右漢王逸

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興曰雅曰比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問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托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高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詔冥昏而越禮擅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詔冥昏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右朱晦翁 愚按史傳言好色而不淫朱子言託意男女乃指本篇之

三求女而言之也朱子又言語昏而越禮指三求女之為宓妃簡狄二妣及九歌之湘君湘夫人也夫離騷之所難解者中間之三求女耳朱子於篇首教人以讀詩之法讀楚詞而尋其詞義矣於三求女止以託意二字渾融槩之予思夫謂之託意必求其意之何以託者未得其所託之意難以不解為解也古人雖不可作然有必不易者此心此理之同設其心之當然想其理之應然據前文之來審後文之去此中間之難解者我為解之而適通焉又何必不為之解之此予所以意逆志而為之疏也又朱子引四詩六義以說楚辭進楚辭於風雅之林矣予偶能疏之烏可置之宜存而共質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降叶音虹

賦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楚子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是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苗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衣裾之未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也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世有令名以至於已之恩深而義厚也太歲在寅日攝提貞正也孟始也正月為陬庚寅日辰降

下也寅為陽正人生於寅言寅年寅月寅日其降生也言外謂生秉陽明之氣得人生之正下文揆初度錫嘉名取此

皇覽揆予之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各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賦也皇謂皇考覽觀也揆度也初度謂初生時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各平而字原正則靈均乃釋平原之義以見錫名字之嘉耳。霖按平原者地之稱也易地道也臣道也地之德以平載物正則則地之平也以靈毓物靈秀均調萬物資生各字取法於地嘉莫大焉顧名思義求勿忝生則臣道有所必致民生憫其多艱有不密自諉者矣。右一節淡筆輕叙見宗國之義焉見世宗之崇焉見秉質之良焉見父命之慙焉則君不可忘父不可辱其矢思以成考之大義不待言而凜七矣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能音耐佩轉音敗

賦而比也紛盛貌內美即上交所云生質之美生而自然故言內重再也脩謂長才也能賦之名熊屬多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扈被也離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辟幽也芷亦香草生於幽僻之處紉積也蘭亦香草至妙乃芳佩飾也

彙曰脩訓治身主進德言能訓習事主達材言離芷小芳蘭大芳分比才德之各美也扈紉佩脩習之實功此節言生質之美又加學問之勤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搴音蹇阰音毗莽叶音母上與讀育上聲汨于筆反

賦而比也汨水流去疾貌搴採取也木蘭皮似桂而香去皮不死攬采也草冬生不死楚人名曰宿莽阰水邊小山洲水中沙渚二字活對勿泥山名。霖曰上二句學如不及之心下二句比朝夕同學之事朝夕者時也毗洲者地也搴攬者力也承上文之脩能言無時無地不致其力也取木蘭之去皮不死宿莽之凌冬不萎又有節操之比焉。右二節以已脩治之勤引下文冀君同修之意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賦而比也淹人留也零落凋墜也美人指懷王猶詩西方美人之指交王也此言望君之急脩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

路

乘同乘 駝同馳

賦而此也此度惟前文之初度指本善之質言騏驥乃健行之
比上二句言不及壯年以去習染之穢則本善之美將亦汨沒
惟有健行上進為是來勞之詞王庶幾速來吾則引君當道矣
右二節明望脩其君之心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乎蕙

陸昌收反

賦而此也三后三代之後禹湯文武也純不雜陰柔粹不雜邪
惡至美齊同也衆芳所在言以天下至聖衆美在躬也雜不苛
求而廣集也申椒菌桂辛辣之物比耿直之臣蕙陸清芬此純
德之臣言以三后之聖猶必雜用衆賢取其薑芥骨鯁不必其
皆純德此所以光大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
窘步

賦而此也耿光也介大也昌被衣不帶而顛倒不整之貌捷徑
句利近便而人少行之路窘步步蹇踈踈行不去也言何獨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績隘叶音益

賦而此也惟思也偷苟且也憚殃畏患也即指見疏棄黨人指
上官靳尚等言考古而思今此黨人以偷樂之道逢君其幽昧
以險隘即桀紂之捷徑窘步以致昌被者也故我之離憂不釋
豈為我之見疏而憚失祿之殃乎亦恐皇輿敗績為桀紂之昌
被耳

忽奔走以後先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

齋怒

齋在諧反 怒叶上聲

比而賦也武述也踵脚根荃與蓀同根形氣色似石菖蒲而葉
無脊亦香草時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指君也齋快輔疾
也齋怒爲熱燥盛怒。霖按此忽字及台下四節乃史傳所叙
疏後又使齊頤反請王何不殺張儀王聽而悔又諫武閣之行

屈騷心印

卷一

四

一本堂

卒聽于蘭而行皆以實指其事也言既見疏忽又不辭奔走而後先於王者總望王踵三后堯舜之武也乃王不度我此心惟聽諛言結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

賦而此也謇謇艱於言也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同也舍止也正平也蓋謇言其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託詞以寓意於君也。霖按靈修字義既曰婦悅其夫之稱矣則以婦道比臣道一理而可通者也乃又曰亦託詞以寓意於君則字義無謂矣雖指君為直捷當循字義乃切實言余固知謇謇陳言逢怒之為患然欲忍之又不能已如婦道之不容已故也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比也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黃昏者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發語端之詞猶言卿何為也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之契已合而復離之此也按黃昏為期圖議密勿之比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化叶平聲
比也成言謂成要約之言也悔遁改移也物自有而之無為化數化謂遂無有也。上節若之期我也而別行他路此節我應君期且成言矣又因他而改悔君之疏我又有何難於離別竟去哉所為君傷者此靈脩再無有矣。日為期日成言謂君之本明也曰改路曰有他明其有黨人也此所謂怨誹而不亂者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
比也滋一作哉與栽同畹十二畝或曰三十畝樹種也畦隴種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衡即馬蹄香也此已脩行仁義以自潔也。霖曰下節有衆芳云云此宜推廣說按王序三閭之職掌王族序譜屬率其賢良以勵國士則為國樹賢固其任也况大臣之義責以人事君規規獨善則隘矣且備衆芳以自美又無分別可比不厭其語之矜亦厭其文之堆砌矣故知其意是推廣說句中衆芳之香有大小比賢才之有大小日滋日樹日雜日與皆其培植收羅之事也後文言椒蘭之變易所滋樹於九

卷一
五
一本堂

晦者

黃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比也冀期待意刈獲也萎絕枯落也此比所養賢才中有矢死報國而不自傷者言吾培植衆芳待其成材將收其用如其用之皆可得其死力者也不圖今日培植不成致其蕪穢哀莫收其用矣是吾之離別乃君子道消之一機也而小人之道於是乎遂長矣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索叶音素 婪音藍 賦也並逐曰競爭趨意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興生也害賢曰嫉害色曰妬按衆皆競進者奔競風起也以貪婪者賄託權門也指新進言滿無厭足貪賄無已指權要言內恕己自不知恥量人以小人測君子貪婪之心與彼同蓋衆芳蕪穢而朝端一變盡屬屬黨人何如此者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惡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賦也驚亂馳也冉冉猶漸漸也言量人而嫉妬者謬矣予心之所惡者不在驚利祿而在立脩名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顛亦何傷

英叶音央姱苦瓜 反顛顛音咸含 比也飲露餐英比所飲食者皆芳潔不同貪婪者之汚穢也姱美也練要所脩之精練要約也顛顛久饑面黃虛浮貌此申言上節言馳騫追逐者亦此飲食而已然惟飲食清潔方能立我脩名我飲潔清潔則脩名立矣與其穢濁而肥不若清貧而瘦亦何傷乎

擘木根以結菑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

比也薜荔綠木石蔓生密根固結花白芳香花心作眼可貫胡繩亦香草可爲繩者纒纒索好貌此承上就固守其窮之意說

須着眼擊結貫矯紉索及木根薜荔胡繩等皆有立根堅固着力收束之意而衆芳乃並集也一馳驚追逐則反是矣木根是根本上立得深固薜荔是枝節到處堅固貫紉繩索又在人力加工之牢固託物而比於天人交警之處工夫密矣

譽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從彭咸之遺則

賦也譽難詞也前脩謂前代立脩名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則法也言吾艱貞固守所佩服者原與世俗不同不合於今人願從乎往哲雖死無不可也。森按篇首至此從生之來路叙到死之去路已成一篇結構一段叙世家見君父之難忘二段叙勤學見好脩之不懈三段望君脩之及時四段陳王道之法戒五段陳黨人之足以悞國六怨王柄而群邪競進小人道長九言甘心窮饑體君子道消八言一姦善道不辱前賢若論尋常心思已竭筆墨亦窮更無後幅文字矣乃屈子自巳而巳之心思便有結而未結之文字到此心斷意絕水窮山盡之後只發一聲嘆息血淚逆流於前文寫未到處逗出哀民生一句使怨慕重懸發人意想不到之奇文如海市蜃樓橫空金碧乃嘆真忠臣有終流不盡之血淚真才子有全不可測之文章

長太息以淹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替與艱諸木叶音反切互異從林本艱叶基替叶梯賦也政亂則民困故民生多難余雖好脩姱讀斷以用也鞿羈以馬喻韁絡也言雖好脩姱非敢自用而用君之鞿羈從駕御也諝諫也替廢也言國事如此致我願從彭咸已知已矣然可為太息者此也可為流涕者此也此民生之多艱良可哀也何為乎果於廢替我遂不念生民乎君之信讒謂余有非我莫能為之言不受王之鞿羈也然予雖自好脩姱實從鞿羈者也諫遇不聽可笑何至一諫遂廢不容朝夕乎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賦而比也蕙佩帶也比攬束之意申重也言攬束紀綱之言既見廢替宜自成而遂止矣乃再諫不止重申所攬之芳此何故哉蓋亦余本心之願者如此謂度幾諫而或聽則福及民生故不避斧鉞雖九死不悔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諷諛謂予

以善為

詠音卓

此也浩蕩寥闊無歸着處民心照前民生言所以不惜死而重
申摯也者亦盡余靈脩之分也乃王不察余心亦終不察民心
使世靈脩之浩蕩無歸着處而嫉妬者遂得行其誦
詠謂此靈脩即狐媚之善淫處此何以堪能無怨乎

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

度倘音面追 古隨字

比也，倘肯也，錯置也，競爭也，周合也，度法也，此言時俗背棄規

矩準繩之定法，一味以苟合求容也

為此態也

此徒渾反也，作悒悒救加反，係

賦也，悒憂貌，悒悒係失志貌，悒猶堂也，又立也，係住也，有厄窮
不憚意，楚人語也，溘奄也，言寧奄然以死，不忍為時俗之態，此
如上節所云，總言窮
便不堪守自堅固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

安

比也，鷙鷹鷂之類，衆鳥避搏擊無與為群，從來物情之固然，方
底圓蓋之不能相合，亦物理之必然，以見已與時俗之道異，縱
使在朝共事，亦必不能相安，以
兩立也，則遭其讒嫉，理勢固然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賦也，屈抑受過不得申也，攘取非其有之謂詢，恥辱也，此節承
上轉下之詞，言今日心志之遭屈抑，受其詞責，羞恥皆自昧固
然之理勢而取此不當有之辱，但以清白死
直可自信為前聖所取之厚道，伏陳詞之脈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

遠

比也，悔追恨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竚立也，言受屈抑如此
由不察賢奸不並立之勢所致，今知悔矣，少待焉，吾將反，但回
車復路作自全
計豈遂晚乎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

屈騷心

卷一

八

一本堂

吾初服

服叶音粥

比也澤曲曰阜言回車復路之時則任吾緩步疾馳棲止者處

處自有芳香何苦進以罹尤退原不失故我也

製芰荷以為衣兮

集古

集古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集古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

未虧

賦也岌岌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芳照芰荷等澤潤澤也指佩玉質以內體言觀其外之佩服可昭其內質之無虧也此四節心極急而言反退乃極沉痛語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此也荒遠也續紛盛貌繁眾也此節又起不能忘世之意忽游目四荒者審可仕之國自顧佩飾者負可仕之具本傳所謂以彼其才遊諸侯何國不容者靈均未嘗不自計也纔退又思進即心之不可懲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

之可懲

樂五教反懲叶音張

賦也言人生各隨氣習有所好樂或邪或正或清或濁種種不同或可變改而我獨脩潔以為常性雖以此見惡於世便至戮屠支解終不懲創而悔改蓋總束相道至此五節以承上文清白死直之意為此至死不交之語以起下文女嬃之詈然女嬃前聖文之波節如此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死乎羽之

野

嬋媛音蟬媛手音與野叶音以

賦也女嬃原之姊嬋媛春戀率持之意申申言之重也曰女嬃曰也鮫同鮫婞恨也蚤死曰殀言鮫以婞直方君之命致殀死于羽山爾何不鑑而自戒乎

汝何博塞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嫖節蕢藜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

不服節叶音即服音弼

賦而比也博塞謂廣博而忠且嫖美也蕢藜藜藜玉芻蔬菜耳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喻滿朝判別也言汝河為以博塞為好修獨尚美節不見讒佞滿朝汝乃獨與立異乎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毀獨而不予聽

賦也朋黨也余姊親其弟之辭如春秋於魯稱我也言知正是非我不能一向衆人分割衆人又孰能察余之心事况衆人中有幾善類多是好朋黨之人誰肯說你的世事如此汝尚何笑獨孤立而不聽予言畧隨俗乎女須言止此。舊解謂原自言語氣不順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

陳古陳字

賦也節度也喟嘆也憑滿也。日當如字作憑依解沅湘二水名重華舜號葬九嶷山在沅湘之南前聖皆可節中而獨就重華陳詞者就放所之近者也承上言以姊之婢媛固眷余者而詈余之言且如此是今世無有察余者矣然余實依前聖所為則惟有依前聖以求節畏嘆余固憑我本心之所安而今乃至於此今見放江南且濟沅湘南去矣有重華墓在可陳詞焉

啓九辯與九歌兮憂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

家術難去声術巷同叶平貢反

自此以下皆比而賦也啟禹子九辯九歌禹樂名言啟能承先志繼叙禹業也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五子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術宮中永巷太康以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五子用此亦失其家言國破而家亡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

家家叶姑

封大也寒泥羿相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衆亂代之為政矣又自淫遊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泥為相泥乃使家臣逢蒙俟羿畋

禹殛心口

卷一

十

一本堂

將歸射羿殺之羿之厥妻又為浞有言羿以亂
得政又以亂繼之以菀滅亡是謂亂流斷終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澆即

澆寒浞之子強圉多力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肆其
欲不能忍制也康安也顛隕自上墜下也言澆既滅殺曼后相
安樂無憂日作淫樂而忘憂
勤卒為相于少康所誅也

曼榮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

醢音

違皆道也逢殃為湯放之后辛紂也菹菜日菹肉醬日醢比紂
無道戮賢輕如菹醢之所截武王伐之而殷宗之祀絕。按上
四節所引之意謂狗欲
者莫不亡國滅身戒也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

頽

此道論三代受命之君之所以興言禹湯文武所以受命皆以
畏敬為聖德壽道義而無差錯矣而又必舉賢授能依規矩
準繩而不致偏頗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

土

錯置也言皇天無私維德是輔夫維聖哲之君有盛德之行天
始置輔之為下土之生民主豈苟焉偶得哉此東上節言天命
去留之定理。民德之民指
君對天言故以人民槩稱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服

服叶音彌

瞻顧相觀重言之者見歷者審詳非偶見而言也計極謀計到
究竟也此總束上六節句中三層折落瞻前王之所以與皆以
義以善顧後人之所以亡皆以不義不善由此熟觀凡我下民
之所以承天者眼前之非義非善似亦聽人縱肆若計其究竟
則援古可以證今夫孰有非義非
善可以常用服習而不覆亡者乎

屈騷心印

卷一

十一

一本堂

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神兮固前脩以

蘊醢

貼余廉反

貼顛墜意鑿納所以進鑿穿孔者鑿斃不入木縱於樹上入之終不能入徒壞其納此不量之說也以鹿君不向義善不審量而諫正之徒取危死也言余今之將危死者乃君不用義善而貼墜我也若覽余初服無非義善本無可悔雖姊晉如彼猶未悔也其可悔者亦不量君之不入而強以正之以致危死耳然固前有前人之好修而遭菹醢者乃殷宗之不長也余何悔哉

會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

浪

當平声浪音即

會累也歔歔哀泣之聲鬱邑憂懣意不當言生不逢明良之會茹柔爽也霑襟淚濕衣之前襟浪浪淚流不斷貌言余既未悔而又屢多哀悵者亦哀生不當明良際會之時耳覽此茹蕙之芳反成危死之具能不為之痛哭流涕乎陳詞至此凡九節即前三后純粹一十四節之意明帝王之法戒傷時俗之大非而自悲不辰也前陳詞於君而不得此又托陳詞於重華正本傳所謂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楚辭文大抵皆然議其重復者淺矣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

上征

乘乘同正平声

敷布也衽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言吾跪而敷衽肅敬以陳前詞於舜道理合乎中正便耿然明白是吾既得此中正之道矣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又何往不行則埃風忽起吾當乘龍跨鳳圖上征以行矣以下託物比事類多寓言蓋正言之既窮又託言以見志無可如何之極思也此下八節皆根上征意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即忽忽其將

暮

軔音双縣音玄

軔止車之木發之則車行蒼梧地名今梧州縣圍在崑崙山上瑣門錢也文如連瑣以青畫之則曰青瑣言余止作自全之計則朝離放置之地夕便至乎仙境居仙靈之門下豈不可以少留然欲如此却恐韶光易暮遂不足以有為非余圖上征意矣

求索

崦嵫音淹滋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

義和御日之神拜節按節徐行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近也。曼七脩遠貌。上下求索。求同心合德之君。臣言吾恐日暮者方欲令義和遲日之行。勿逼崦嵫。致日速暮。蓋吾所望之路方長。吾將上下有所求索。庶幾君之一遇俗之一改。此予圖上征之意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半。相羊徜徉同。

咸池日浴處。總結也。扶桑木名。日出處。若木木名。在西極。其華光照下地。拂拭也。拭日之塵。而日加明。言余欲日徐行而上下求索者。何居。蓋欲遂余上征之志。飲余馬於咸池。俟日過而浴之。總余轡於扶桑。俟日東而升之。若日之西則折若木之華光。以拂之。則吾求索於上者得矣。豈不愉快。蓋喻上致明君者。以望其君也。又終日左右於君側。相輔相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望舒月御。隱喻女后也。飛廉風伯也。隱喻趨風承旨之臣。鸞皇皇德喻國瑞賢臣。雷師惡喻威嚴任法之官。言咸池日之功。固五

之志。然吾亦賴群力為我之地。而後能成。必也有御日者。即有御月者。使先驅馬為余內應。則後之飛廉亦望風趨承。以嚮於明。且有鸞皇之瑞。為余先戒。以開世運之隆。如此則吾求索於下者。又得矣。而無如所求未覩。威令特聞。雷師若曰。所求種七無一為余具也。按二節之意。上節言王則本明。浴其汗拭其蔽。而可矣。設朝袖如月德。堪配日。則上官等亦望風承旨。奔走恐後。何黨惡之能為。而無如國無瑞徵。威嚴是任。是所求之未具可知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夜如字。御叶音迓。屯音遯。霖曰屯當。如字不作。團聚意。解也。御通作禦。

此吾字有自任意。鳳鳥飛騰。有為國發祥意。繼之日夜不自暇。逸意。飄風乃回旋之風。鳥之飛騰。莫不乘風之力。若遇旋風。則飛者不得直進。故言屯其相離。屯者草木之芽不能出土。而屈曲之象也。霓虹屬詩言。歸陰陽之滯氣也。御如駕馬之御使。不得飛騰也。言吾本志為國啟疆。負勤豈意飄風屯我雲霓。御我上之飛騰。豈得遂哉。舊解俱無切實。通其意者。

紛總總其離兮。今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

下音戶上。声予音與。

紛離也總上叢聚貌離合乍離乍合改變不定意即前文所謂初與予有成言後悔遁而有他也斑駁雜豹陸離氣色不定貌上下舉動不常意上句喻已之見疏此句喻盈廷之氣象帝閣上帝之司闕者開閣令啟帝閣之門欲其引見上帝也倚門而望冷眼不睨也言君眷無常朝端雜亂君門隔隔黨人間阻也以上七節託為不必實有之言皆寄寫心中眼裏實有之事看下節自明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

妬罷舊音皮訓極霖日當如字

時以人事歸之氣運也曖曖風霾蔽日昏晦之象罷休歇也延佇待時清也言若氣運當衰非人之所能為竟將休歇惟有自結幽芳以待時清若今世溷濁上不能分美惡而下蔽美嫉妬豈復可為此束上文七節起下文作斷絕語隨轉念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

無女閨音浪馬叶音毋

白水出崑崙崑山神泉也閨風仙山也高丘楚地高唐即屈原弟子宋玉為楚襄賦神女處無女謂無賢女得如簡狄二難者此

閨風縹馬與前文至縣園留靈瑣相應前文不得留以縹起上征北上征無益仍歸閨風而縹馬合成一段閨鍵然又觀起反顧流涕以發下文求女之端言時世既不可為不如世外自縹縹馬而止然忽回首便又生悲蓋王猶可用為善所以不可為者總由女禍楚無賢女為後宮之內助故也按行交必有脈絡貫通此突出高印無女一句前脈殊無來路故愚於此細審將望舒先驅句解作配日之意正是三求女之來脈而此不為鵲突矣蓋駢之出落在字句承接須意接神接也

諠諠音異

春宮東方青帝之舍寓言少女所居比王姬后之宮瓊枝女之粧飾繼續也榮華未落言顏色未衰老下女侍從之女詒遺也言余亦濫焉計及王之春宮有權欲求為內助以轉移君心因遊春宮執聘幣及時可為相其侍女可以通言者望其通意而許可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

為理在叶音止

屈騷心印

卷一

十四

一本堂

豐隆雷師取其迅速也處妃伏義氏女溺洛水死遂為河神在魏境求之鄰境以高邱無女也佩纓佩帶之幣解以結言婚禮之委幣也蹇脩媒妁之名理結言之當禮也言古來開國以聖女發祥者備聞之矣今高邱無女則當遠求於外境春宮中榮華未落而未嫁者有處妃其人乎則吾令豐隆乘雲迅速以求其所在得其所即委幣焉再令媒妁通詞盡禮以期必得焉

紛總其離合兮 忍緯繡其難遷 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於滄

盤緯音徽繡音畫盤 遷自叶不必轉音
緯繡乘戾也遷轉移也此暗寓鄭袖受張儀賂斬齒之詭辨遂疏黨人行嫉妬原雖向理鄭終遂其乘戾不轉廢也次舍也窮石山各消盤水各霖按洛水在河南消水亦在河南春秋時之鄭地七國時屬魏鄭袖乃鄭女不可明指故以處妃為詞更以洧盤指其地洧風見毛詩而下文有滯遊字則此為實指鄭袖可就本文互証而知也不然處妃神女也爾妾尸誣詆平言此女之心情紛雜難合乘戾不改彼自顧其朝夕之娛而於我隔絕若遠水遙岑焉

保厥美以驕傲兮 日康娛以滯遊 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

覽相觀於四極兮 周流乎天 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

佚如下音戶 娥音荷
四極周天下以極於四邊也瑤臺飾以玉之臺也偃蹇高貌有娥國名佚美也有娥氏之女簡狄為帝嚳妃居之瑤臺禱於高媒玄鳥遺卵吞之孕而生契為殷之祖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本文正取發祥之意而及之言古來啟疆發祥莫不賴有聖女以為之助乃一求而失於處妃者蓋余求之太易而擇德未審今則必盡周天下而審之必有簡狄其人者

而可也 召令鳩為媒兮 鳩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恐其佻巧

巧叶苦 老反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喻讒佞賊害之人告予不好不肯為媒反離間也雄鳩鵲鳩也鳴逝不俟叮嚀自鳴其能而往媒也

函騷心印 卷一 十五 一本堂

惡其佻巧知其輕佻自以為巧必成拙而事不諧也言簡狄之
聖女自有矣一若天不作合遂若非人所能為者蓋求女必以
媒吾仗之為媒者不期其為鳩也不為我媒而反間焉有願媒
者則又鳩焉輕佻從事豈望諧乎以是知天不作合非人所能
為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猶犬也夫隨人行則豫走人前及待人未至又返來迎人此犬
未能決去向也故謂不決者曰猶豫狐多疑故謂多疑者曰狐
疑高辛帝譽有天下之號言媒氏如此心知難諧命我狐疑不
決欲自往媒於理不可則知此天命玄鳥之祥乃鳳凰受高辛
氏之詒而先為之媒者我復何望哉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事之

二姚

按遠集二句是接上文發祥難異則覆亡有徵故為此身無歸
之言次少康二姚句則既亡後報仇復業希冀未來之悲望也
故及字留字皆當下未有少康之辭下節言理弱亦謂無少康
求二姚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之後二女妻少

見其覆亡耳吾不忍見而欲遠去他國於宗國之義實無所
棲惟亦聊作浮游逍遙無可設施於今日者矣雖然古來亡國
之餘苟自振拔亦固有克復舊業者少康是也然其妻之二姚
皆賢助也我國庶幾有如少康者乎是未可知也則又當早為
之計及少康未家之先留二姚以待他日之配可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蕩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弱不固也亦有如少康之主而欲其留以待字此理之所以不
直也理不直則媒無所用其巧而蕩言自拙矣此姻盟豈能固
哉言預智二姚以待配計則先矣然於理實弱媒雖蕩言恐不
能穩固况當溷濁嫉賢蔽美稱惡之世大抵鳩也亦竟無媒余
又何望哉大森謹按三求女一段從前講家未有各節標其
意旨之所屬者或以比求君或以比求賢或謂此求友或謂自
求配余皆不暇審其說之孰優大約以不解解之皆是也思但
疑使二求女止是一意畧無分別何用三求詞既異而謂意
同古今無此文章是以不肯放過而翻復讀之細審下文緊結
也王之閨中非鄭袖乎其口遠遠非即夕次窮石朝濯涓滫遠
與阻絕者乎此一求所以云意指鄭袖也使哲王而寤也必不

受其蔽而高辛之祥可發矣何也七國之雄楚地為大屈子負
王佐才使得為之發祥固其志也內非鄭袖庇黨人以蒙其君
則無非無儀即簡伏也何高辛獨先哉此再求所以云意在發
祥也乃終不寤則覆亡之道矣玩遠集無止句悲覆亡之辭也
因悲覆亡而念及復業之少康此三求為意在收復從可知也
或謂此時楚勢猶大遂作覆亡之語非臣子所忍出則蓋觀本
傳風原既死之後楚日削竟為秦所滅是史遷以楚之與亡係
於原也豈原以當局不能見及此乎奈克復之少康將來亦更
無望此留二姚亦是空致可啼是以下文有懷情不發難忍終
古之言痛酸極矣愚以二千餘年後忽發此解豈有聰明能過
前人此狂妄之罪不得辭也然必如此解而後行文見條理遷
客無邪心固有當如此而不可易者後來詞客必能諒之若謂
讀書勿求甚解止宜畧顧其意於言
外則斯言亦久矣愚何敢與語此

此終古

占叶音故

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豈能忍而與
此終古

求之情也一求鄭袖之寤而遷改再求閨中有簡狄而發祥至
三求之留二姚則極無聊之悲痛矣不發者三求俱不遂其情
也一求者無禮難遷再求者無媒不可致三求則已知理弱無
可以導言矣焉能忍句與閨風縹馬及欲遠集句相呼應蓋此
身無託止又不與此嫉賢蔽美者共事終身也所以起下文氛
巫之占卜言女禍不可解君蔽不可開中情不得達託身無所
也止

索蔓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

蔓音瓊筵音延筭音專。筵林本作筵

索取也蔓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下曰筭
靈氛占者之稱曰氛之言也有脩者有信脩者則兩美必合孰
信脩指楚無信脩者慕之依慕本國也蓋命占意不忍去國故
氛告有兩美則必合今楚無好脩者必不能合何必依慕本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

有女之女如字蓋原以求女命占也故答之後女字音汝

前二句根上節答命占之詞畢此曰字乃氛决占之言至中椒
不芳而畢言天下之大何國不可仕豈惟此本國可仕而求其

屈原心印

卷一

十七

本堂

有女為君助哉請決之日雖心不忍去本國亦須勉強遠去不
必多疑他國盡欲求賢孰有求賢肯舍女者乎承兩美必合句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
善惡集註字一作宅待洛反音度尚書周禮古文宅度多通用

言爾在本國滋蘭樹蕙惆悵無成亦思何處無之苦戀故宇乎
世人以昏暗而眩聰明更望誰人明察我等之善惡爾懷故宅
乃失計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
不可佩好惡去聲要腰同佩叶音備

言生民尋常之好惡亦偶有不盡同者惟此黨人乃至拂人之
性而獨異艾非芳也群佩服之以盈腰蘭貞芳也視同惡臭而
不可佩不亦異乎喻
好諛佞妬正直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克帟兮謂申椒
其不芳幃音

理美玉蘇取也幃謂之勝即香囊也承上文蘭言草木之易變
向未能察其香臭美惡之正若理之美有似理者以亂之豈能
察之當乎克其類也將取糞壤之臭惡者以為香囊直謂申椒
為不芳之物矣上節就奸惡說明指黨人此節就覽察上說隱
諷王之用舍。氛言止此按氛之言全
不占第據事理以斷勸以去國為是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
之

巫咸降神之巫也將夕降將降神也椒香物糈精米要求也借
香供享神再决氛言也是不忍去國之情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蘆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翳蔽也續盛貌九疑山名舜陵葬處剡剡光也揚靈神之靈光
發揚也九疑指舜之神親降言百神擁蔽舜神而備降侍從之
盛威靈恒赫不敢叱尊故云如今人稱執事之類吉故者致吉
自有故也此告神之詞求其故以决之也

日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

能調

答錄即讀臯陶同調叶音通

日神言也陞降上下不規規一地也獲度也樂獲所同言其揆一也摯伊尹名有湯禹儼敬之君必下求同揆合一之臣而伊摯臯陶自然調和合也此務樂獲所同之徵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

媒叶音迷

中情心誠也好脩好賢人修士也與前信脩同意指君上言用行媒亦答求女之問與前豈惟是有女答同而意別言有誠於好賢之君原不用閨中求有娥二姚也傳說用於武丁不聞有賢后為傳說之援此不用行媒之一徵也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鼓刀太公未遇屠牛於朝歌寧戚飯牛扣角而歌南山齊桓聞歌舉用為輔相此言臣之遇主全在賢君不在行媒果有是君則版築屠牛飯牛者無不舉無是君則亦無是女何處可望行媒

及年歲之和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鴉鳩之先鳴兮健如而草為

之不芳

鴉鳩音題決

晏晚也央盡也鴉鳩鳥名聲惡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言當及年未老時未過擇君而仕若遲疑不決則陰氣盛而惡聲起死且不免也舊解謂神言止霖按未也說詳下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夔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

折之

夔音愛

偃蹇衆盛貌夔草茂密貌舊解此下三節謂原自序之詞霖細按三節俱有向字乃神詰問而隨問導之詞下二節做此神言何謂乎以爾之良貴甚盛矣乃衆人蔽爾者何也蓋黨人不諒而嫉妬爾也爾不早計逢其嫉妬不恐遭其摧折乎

恃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

茅

茅叶音媒

繽紛亂雜也變易改常也不芳是氣味變易為茅是根本變易言爾亦觀時人之變易無復矩矱乎矩矱不同爾何可淹滯不去爾所恃向之同聲氣者豈惟臭味非昔其本來面目不復存矣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承上節言芳草蕭艾之不同何為芳草一轉瞬間變成蕭艾今昔頓殊此無他故作人之權操乎上之好惡今上無好脩者乃害之而致其變易也。按上二節是言矩矱之不同以勉其求矩矱之同也此一節是言莫好脩之害至於世變以見中情灯脩者不用我行媒正完得神言一段結構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今苟得列乎衆

此下乃原之言原聞上三節之神言指明國中事猛省而可信乃一自指其人之變易者以實神言之不謬也容長言外貌好言信哉神言余所以淹留者謂有蘭在可恃其援我也由今察之實未見其出力援我是內無實心而外貌飾好乃一委棄其美務從俗以苟容者也苟列衆芳余何恃焉

椒專佞以慢愒兮。櫟又欲克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

能

櫟音殺 祇音祈

惛滯也。櫟葉黃也。幃承蘇糞壤句意又再憶衆芳中昔有椒也。椒也。今則一專佞而諂黨人為慢愒矣。一又與意願同糞壤以克黨人之佩幃矣。既於此時求進身而務入足又何芳香之能勸守哉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

江離

化平聲 雜叶音羅

流從猶言隨波逐浪意時俗不自卓立之人固不能不如此若椒蘭則矯矯以芳自命者而變化與時俗之流從無異則揭車江離之小芳安望其不變乎結上二節有實指同輩之人以微神言之不謬也按君子孤忠得罪不能不望衆君子之救援如本傳宋玉唐勒之徒皆祖屈原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便是蘭不足恃處椒櫟已不足信矣何况揭車江離乎。森按離騷章法奇妙令人不能悉指即此段靈氛之占乃引起巫咸之降也巫咸之降為九疑之神乃遙應陳詞重華之問而此答也所陳詞者百王之君道此所告者百世君臣遇合之道陳詞曰湯禹儼而祇敬此告曰湯禹儼而求合此對針呼應處前陳詞以女嬃之詈逼起此神告又指出時之變易又應女嬃之詈一段則變言是也前文之行也可順手而肆其汎濫後文之取也亦若

不經意而自相應此人巧此天工又烏得而測之後之得其意者太史公乎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

沫沫叶莫之反霖口讀迷字音相近

虧損戒也沫昏暗也承上文言惟此所素修之芳佩乃天爵之可以自貴者也今椒蘭也何至棄其美而抑至如此乎余則謂此芳菲非者終難使其虧損故守其芬雖至今時世變易余猶未肯改變也此遠應不聽女嬃之意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節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

下調去聲下音尸

和會合意調身之格調秉性生成者度道之典型學問造就者合吾秉性學問所成不求世人之好而自愛也浮游者不復拘戀本國也神告不用行媒此猶言求女者明此實由女禍終當求無女寵之禍處方可托身從然言豈惟是其有女也及壯周流從氛巫之告勉遠逝以求策獲之所向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兮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瑗

靡以為糧

行音杭靡音靡振音昌

單言靈氛主初筮也歷吉日就近日數擇吉期以起行急決之辭也瓊枝句照前繼佩句以之求女者精瑗靡句亦照前段信得此行前去再無顧顧之傷不復為儉嗇之態也羞脯膳也瓊枝如言叙劍之屬羞如言羔雁之類並所以納幣者仍根求女意言總深怨鄭袖而感發之辭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而自

疏

飛龍良馬之稱象象牙車用寶飾也隱况吾身乃國之至寶在馬則馬為飛龍在車則車為瑤象去甚可惜以見不當使去之意言外可想此節文心極為悽惻蓋駕馬升車便道崑崙有去可矣此却人土豈有河橋折柳三唱陽關為君眷戀者乃猶回頭檢點竟皆離心果無可同焉然後致告曰果爾吾將遠逝矣君其舍我乎又告曰君疏我臣向未忍自疏也今知已矣臣亦將自疏矣後此一逝寧復有瞻依之日乎如此血碧淚乾之句令千載後讀之如見者自疏二字及將字精妙也

適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囂兮鳴玉鸞之啾

啾

遑轉也雲霓謂旄旗盛多貌瞻靄於旂陰蔽貌玉鸞鈴之著於
衡者啾啾鳴鸞之聲霖日晡靄乃昏慘之色啾啾乃悽慘之聲
聲色之悲喜隨人心之悲喜相感應
此壯行而心實悲故字法如此寫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

天津折木之津在天漢間星名鳳凰靈鳥國有道則應瑞而見
翱翔句指鳳飛言去此適彼次於旦夕之轉移隨吾儀仗之所
至而祥瑞
亦應之

予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摩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

流沙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
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不遺者或謂此即流沙遵循也赤水
出崑崙東南隙入南海容與遊戲閒適貌手教曰麾令蛟龍為
橋以渡西皇西方金德之帝少皞以金德王故舊註少皞言此

去即過險不險神靈若或
啟之如吾意也此節水行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持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

持朱本來本黃本俱作待叶徒奇切解亦作待林本改為持
似古本已久訛朱子沿之霖玩持以夾持路艱與上文紫闕
則持之意復優於待當從
其優者謹記此存舊也

言西皇既涉予出水而遵陸路遠則必多艱西皇則又使衆夾
持我車而行預為我地不使顛躓其慎重我者如此則吾豈艱
於行乎任吾取路於不周山之遠更又左轉畧盡西方之地直
至西海又何不可期哉此二節喻君保護倚任之專不致不測
傾陷已則能擴其版圖有天下
也不忍言向東南故指西海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軾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

屯聚也軾輅也較內之金琬琬龍貌此言富貴尊重致千乘而
遂其驅駕之從容如此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駝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抑志者處富貴不驕侈也。弭節者威儀盛歟。其威也神高馳邈，
遊者心情脫然於富貴之外，度量高遠不同。凡近也，奏九歌而
舞韶者，相其若如舜禹功成作樂以象德也。假日愉樂者，功成
身退安養天年也。此自明本心正照篇首至彭咸遺則一段，作
一反對以呼應。蓋至此乃把性情本領，俱和盤托出矣。是文章
必寫至此而後可完也。然下節一轉，便覺不是照應前文。乃滿
心滿志，寫其可去以視，出其不夫之孤忠血誠也。且氛巫二段
亦為引出去國一段，且弁一去字，非本心所忍出諸口也。其文
心之變化，瞻在前忽在後，不可端倪如此。天下大矣，何為獨
詔西皇，萬言奉也。原去則楚不能抗秦，天下無能抗秦者。秦之
兼并亦原意中料及故，亦以警告也。或曰：秦警國也。原河怨念
及之口，此屢樓海市，夢中又說夢之言也。惟警國庶可以相
警耳。

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
行。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睨旁視也。舊鄉，楚國也。僕御者懷思也。
蜷局不肯行而結曲之貌。言吾去國志固可遂矣，然上有湛七
之天，吾試一陟之，則吾便見故鄉，吾以為為可不顧乎。然吾之僕
夫悲矣，豈惟僕夫，雖余馬亦懷舊鄉，鞭策之亦蜷局不行矣。豈

亂曰：已矣乎。
予也。魯僕與馬之不若乎。蓋至此寫出戀七精誠，至指僕馬自
誓其曰：陟陛皇之赫戲，即天理昭鑿之言也。乃知氛巫二占從
占夫國安富尊榮功成志遂，原是春夢中不由本心的一場空
話。醒來徒添懊恨之幻境。朱夫子謂為仁之至義之盡，非虛與

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三字哀聲綿綿，讀斷哭不能成聲，血不勝揮洒矣。蓋把通篇打
算之事無一可為以三字收結到究竟也。

既莫足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國無人句讀斷重把國中若君若臣若閭中若變易之椒蘭，搜
羅一遍，總結此四字莫我知何讀斷，不但若君若臣若閭中若
變易之椒蘭，即親我之女嬃，告我之氛巫，皆不入耳之言。並無
知我之話，總結此四字又何懷何讀斷，眼見身世之事已定，情
癡心死，心煩慮亂，不知所為於死話中自詰一句，言外正要人
想出他為宗國之義不可去也。故下文緊接訣辭。

二句緊接快讀決烈之詞也。美政總結篇中二帝三王之道，九
歌韶舞之治，一生大本傾付之無用處。彭咸句應前文前言遺
則心奉之典型也。此從所居身赴之實踐也。典型久矜式實踐
無可渝中間哀生民之艱思障百川而回往，闢徒為憧擾之春

夢也。按篇首至遵彭咸遺則將身世情事實筆都寫完後幅如何加得大半篇憑虛風影文字息心而細思之前幅遺則二字只是立個榜樣子虛虛且束住未寫到從所居非實踐地位然此處便寫到從所居又無取乎匹夫匹婦之為諒須要做得到心窮力竭竟無可如何了然後從而徇之方算得聖賢豪傑不此心獨存與幸之望尚不得遠委於無可為只得於後幅把此心之冀幸者曲曲寫之寫到一無可冀幸時而後從彭咸之所居是實踐歸結地位也此全篇大局前幅十段後幅亦十段第一一段仍根前文君心之悔迺到哀民生之多艱又以君之所見替總由黨人嫉妬前文言黨人嫉妬止言偷樂貪婪生於其心此言偷樂貪婪則害於其政似此不可與器惟自退修初服窮君獨善而後可此開筆放寬彭咸遺則謂可以無死也無奈總謀退步忽又欲進此丹心赤血終不懲罰蓋此段自叙是叙熱心不冷前幅之自叙是叙堅守困窮詞畧異意便不同也共十三節皆接前文之實寫以發後文之端此後則憑空假托皆鏡花水月子虛烏有之文以寫其胸中之千迴百結也二段託為女嬃之言責其不肯與世推移甘心取禍之無為三段就重華陳詞明守先王之道乃百王不易之理可以共信者四段以共信者自信求其志所欲行而人不應焉天亦罔聞是何理哉五段揆厥所由言君實惑於女謁高堂空求神女聞中實無聖妃余未嘗不求其內援孰知其無禮太甚六段庶幾天誘其

衷或發其祥瑞臺之寵會逢賢者非厚幸乎乃竟媒絕路阻斯不祥矣七段國無禎祥必危宗社庶士可圖存有若少康也者則猶作後望耳然勢所難期節理所莫必此徒妄想知理弱而媒亦拙耳則亦惟望現在之閨中現在之哲王或見幾而早寤可也竟不然者余豈能與此輩苟且忍辱偷生也哉八段吾之進退惟艱死生亦大猶有去國一着何必彭咸之遵然而非吾志也姑托於氛巫之勸駕九段從占而行知必有合卿相之榮立致也帝王之業有成也吾何鬱上久居此哉十段明義無可去吾蓋凜凜上之天以臨照人物之至性矣故卿相亦何忍輕言去耶蠢焉之僕無知之馬脊戀故鄉低徊不去我何人斯僕馬之不若哉則矢遵彭咸之遺則者自從彭咸之所居而已此後幅十段轉折之大意也其布詞屬事雖局局變換不倫而一線之脈絡相承應先伏後反逼順落按下提起開去闕來寫得萬派千頭其條理整整不亂奈讀者因圖有一二節不能察其意指之果何謂頭緒一斷遂致上下前後俱無從捉摸也人病離騷之多重復愚賴離騷之重復得因以求之使此篇求女非三愚何從即其典故以求其意指乎求女之意指不得又焉能得其前後之轉折是一線逼到末段乎

世遠則財亦不存矣
可身資不無存命也
想亦無其理本册望
眼前於始望其後望
不種矣少頃因望其
大矣矣

世遠則財亦不存矣
可身資不無存命也
想亦無其理本册望
眼前於始望其後望
不種矣少頃因望其
大矣矣

